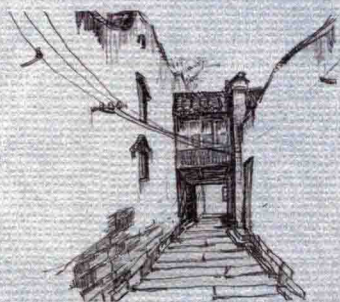




[中国书籍文学馆·散文苑]

弄堂风



俞小红 / 著

弄堂像青梢蛇的尾巴，延伸着湿滑腻腻的青石板小路，

落下的木屐，噼啪啪地响了整个夏季。

清凉如水的弄堂风，在夏夜清空中吹开一条裂缝，

剪出了一片素色的轻音乐一般的低吟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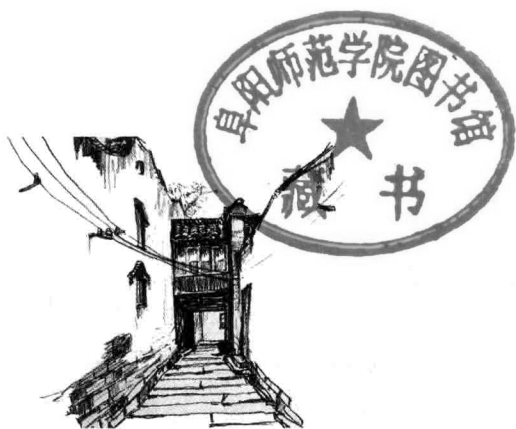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〔中国书籍文学馆·散文苑〕

弄堂風

麗題
洋

俞小红 /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弄堂风 / 俞小红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3

(中国书籍文学馆·散文苑)

ISBN 978-7-5068-3972-3

I . ①弄… II . ①俞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5193 号

弄堂风

俞小红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特约编辑 陈 武

责任编辑 赵丽君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194 千字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72-3

定 价 26.00 元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

品，就好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儿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——它可能

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灯影箫声话风流 / 001
民国一件私奔的旧事 / 010
迷楼倩影 / 018
怡园冬天的表情 / 025
弄堂风 / 028
裁缝铺的女儿 / 031
等待表姐 / 034
曾园三宝 / 038
追寻那缕幽怨的香魂 / 042
谁为王石谷画了肖像 / 046
从徐扬的册页说起 / 051
巧遇金大侠 / 059
张大千与曹大铁 / 065
农夫作家高晓声 / 070
小城偶遇“张灵甫” / 073
此情追忆歌声咽 / 077

- 乡风市声《华丽缘》 / 082
庞培的月亮 / 090
忧伤的四丈湾 / 093
一个小提琴手 / 097
走江湖的男人女人 / 102
春风几度上海滩 / 110
水缸盖的爱与恨 / 116
周瘦鹃与包天笑 / 121
最后的私家花园 / 126
月迷雕花楼 / 137
春天杭州去 / 140
常熟一碗面 / 144
灯火阑珊处 / 146
乡村的血脉 / 149
冷面滑稽吴双热 / 152
山温水软苏州情 / 156
象牙塔中的徐枕亚 / 164
永远的《金瓶梅》 / 168

灯影箫声话风流

江南的文脉在哪里？在武康山中林藁茫茫的洞穴深处？还是尚湖边上芦甸萋萋的渔歌声里？江南的藏书楼如今安在？还是那般油壁香车雕梁画栋？还是那样七宝楼台弦歌重重？其实，刀光剑影，卷不走读书人心中的梦想。江南的文脉，藏匿在读书人的心中；江南的书楼，掩隐在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梦里，生生不息，薪火相传，屡藏屡散，屡废屡兴！

面对历史的背影，我们总会回味自己年少轻狂时的梦境。历史的灯火依次熄灭，一个个先贤乡影施施然走来，三百年前的楼台亭轩，哪有这般巍峨，三百年前的绝唱，却滴下朵朵相思泪雨。我们走进五月的红豆树下，乡村的绿野，风吹稻花香，仰望如荫的绿冠，细碎的花影在梦境里跳起舞蹈。红豆树，在传达一种生命的呼吸，是一种丰润的美丽，谁能阻止生命的激情跳动，谁能拒绝天籁的深切凝望？

虞山草色青青，我遥看剑门古阁，时时升腾烟岚轻云，是一种五彩的霞光在弥漫，是一组奇异的琴音在唱晚，带一点原上草的勃

勃生气，仿佛诗经中的小雅之音，是陌上的踏歌行，是罗敷的采桑曲。抚摸历史的琴弦，历史和我们近在咫尺，丝丝缕缕，悲悲切切，依稀将一朝风月过滤洗刷。红豆山庄，脉望旧馆，灯影摇红，篁竹千竿，谁在芭蕉月夜低吟回首？谁在石榴树下鱼雁传书？于是，粉墙幽窗，多了一抹秀色佳人的身影；于是，红叶题诗，玉成了墨香流韵的一番美意！

二

一直过了少年时代，我才明白，我曾经就读的石梅小学，五年光阴，花树芳菲，我却一直是在天真懵懂中度过的。校园碎石小径的中央，有一只硕大的花岗岩大盆，高约三尺，宽有半丈，底座呈荷叶花瓣状。每天早上，有校工往盆中蓄满水。我们写好毛笔字，就在盆里洗手洗笔。夏天，有小朋友还在盆中洗足。谁也不知道，这只大石盆的来历。一届一届的学生，送往迎来的老师，从来也没有向我们传说这只大石盆的来历。昭明读书台和我上课的教室，只是一窗之隔，当时已经破败的剩了个土墩空阁，土台下的泉眼却比现在畅亮旺盛的多，有一块石碑称之为：“焦尾泉”，还是叶圣陶先生题词的。小学生是调皮的，小学生是好奇的。有一次放学之后的值日，我在堆放扫帚的夹弄堂里，发现里边堆满了黑沉沉的石碑。对于这种青石碑，我一点也不陌生，它长宽有二三平米，一面刻着文字，一面却光滑如镜。它们有的散弃在校园里，我和同学常常在上面打乒乓球。夹弄进深有十多米，平时无人注意它。我发现里面透出光亮，老鼠能钻过去，我瘦小的身子也能钻过去。于是，我在灰尘扑扑中钻了过去，粘了一头一脸的蛛丝网迹。我爬到甬道尽头，天光大亮，探头看到里面是一个西式的大院落，迎面是一幢二层的小洋房，精细的嵌缝水泥立面，镌刻着“常熟县立图书馆”几个字。

我跳了进去，吃惊地张大了嘴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肃静高雅的处所，那彩色的罗马花体字的马赛克，铺在地上，石阶上，巨大的穹形窗，雕着花纹的铸铁栏杆，乳白色的玻璃，高贵的就像电影中的皇宫一般。我傻瓜似地呆住了，就像我后来十九岁时第一次立在烟雨西湖边的感觉一样。

我慌不择路，转身从原来的缝隙中逃了回去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幢小洋房建于1935年，平时很少对外开放，是县图书馆的古籍分部。我第二次走进古籍部，是在小学快毕业的一个夜晚。这是1966年的初夏，空气中已经弥漫着革命的血腥的味道。我的班主任将我一篇作文推荐给上海的《少年文艺》，晚上叫我到她的办公室，誉清修改一次。石梅小学在虞山西脚下，旧时乱坟荒葬之地，一到夏天的晚上，萤火四飞，我很害怕一个人走夜路。于是，班主任就对我说，班里有个小顾同学，他父亲就是古籍部的职工，晚上，他要陪伴父亲值班，你和他一起走。于是，我跟着小顾父子，在黑暗的山路上前行。我永远记着这样的情景：瘦瘦的老顾披着香云纱旧衫，手里提着一盏玻璃盒子的风灯，昏黄的光晕，照着脚下的路。他有时会停一下，等着我和小顾。小顾趿着木屐板，右胳膊夹着一条卷着的草席，在空寂的山路上，响着无节拍的敲击声。我们三人的影子错错落落，转进了学校的小门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知道了一些关于古籍部的真相。我的小顾同学，1970年和我在乡下劳动时，被工宣队紧急召回到城里。原来，他的父亲，在古籍部值班时，上吊自杀了。我后来一直没有见到小顾，只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，他的父亲服务于这个县立图书馆有几十年了，他的父亲在古籍堆中穷搜苦读，写过一本扬州八怪的画语录，还认识县立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瞿启甲。这个瞿启甲，就是晚清江南藏书大家、古里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。他于1915年至1920年，当了5年馆长。

令人吃惊的是，到了1986年，文物普查，我们小时候洗涤笔墨的荷花石缸，原来是明末清初大出版家毛晋汲古阁的旧物。我们的教室曾经是清代道光年间的“游文书院”，当过两代帝师的翁同龢，也在那里读过书呢。

三

说起读书人心中的痛，莫过于浩劫时代无书可读。说起读书人的骄傲，古里瞿家六代藏书，历经100多年，传至瞿启甲手中，有宋刻本160种，金刻本1000余种，元刻本106种，还有大量的旧抄孤本。瞿家五代人含辛茹苦，毁家聚书，最终却能化私为公，全部捐给公立图书馆，将个人拥有的知识，宏扬给人民大众，这是瞿家最大的光荣。

说起读书人的风骨，瞿启甲的高风亮节最为世人所称颂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唯有嗜书如命。当年晚清两江总督端方，诱劝他献出藏书，但他不为所动，最后只将家中的一部分影抄本进呈。民国初年，江浙两地的军阀混战，战火烧至常熟，瞿家冒险将藏书从古里运往上海，沿途水路屡遭土匪骚扰，所幸书籍完好无损。同样的古籍，同样的年代，常熟北门外著名的赵家“旧山楼”藏书处，就没有这般幸运，书院被浙江卢姓军阀的士兵占为马房，大量古书竟被焚烧践踏。抗战期间，瞿家古书被日本文化间谍作为重点侦察对象。瞿启甲事先巧妙安排，和三个儿子分头安置藏书，最终逃过日寇毒手。

经历了这样的藏书风险，瞿启甲没有那种小鸡肚肠的阴暗心态，而是秉承先人夙志，不但要让瞿家子孙有书可读，还要让书籍服务于社会大众。他在1914年倡导成立了常熟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图书馆，筹备期间，他不但将大量家藏原本送给图书馆，还动员乡绅宿老捐献图书。在他当馆长的5年中，曾收集图书27000余册，成为

江苏省各县之冠。化私为公，瞿启甲不但表现在捐赠图书上，还表现在个人品质上。他看到县财政困难，就主动提出，在担任县立图书馆长期间，不拿一两银子的俸禄。这就是旧时代藏书家的高尚品行，千秋万代，历史会记得他，人们会敬仰他。

瞿家的铁琴铜剑楼究竟有否“铁琴”，我曾请教了一位古琴家。所谓“铁琴”，并不是用铁做的琴，而是琴的本身是桐木的，外包铁衣，相传此琴是唐朝时代的遗物。琴背腹内刻有“金声”两字，无年款，过去有“金声玉振”的说法，估计还有一具“玉振”的古琴与之配对。目前这古琴，随着1959年瞿家的全部宋元古书，也一同捐给了北京图书馆。而所谓的“铜剑”，连瞿启甲本人也从未见到过，据说已在咸丰年间就散失了。

七弦古琴，它与常熟也大有渊源。明代虞山琴派的鼻祖严天池，就是常熟人。有好几年的中秋月夜，我都去古籍馆旁的书坛公园聆听古琴演奏。在洞箫的引领下，古琴奏响“高山流水”名曲。在月光的映照下，黑色的山影压迫着楼影，我背倚着古书曾经安息过的书楼窗棂，有点伤感，有点无奈。我仿佛看到，瞿启甲在守护着他的宝贝，在深夜的残灯微焰中，摩挲着灰黄的卷本，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和信念，他夜不成眠，伸手轻抚一颗疲惫沉痛的心。

瞿家五代护书守书的故事，从清代流传到近代，吸引了海内外学者的向往和崇拜。1999年春季，我的第四本散文集《客旅春梦》出版，是天津的王学仲老先生题写书名。我对京津两地的书法名家不太熟悉，从网上一查，才知道老先生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出过画册和长篇小说，新诗古诗兼能。于是，我们通过书信有了神交。那是2004年的春天，王学仲先生和他的几个学生，乘了一辆面包车，突然出现在我办公的报社大楼。我吃了一惊，老先生1925年出生的人，竟然仿古风，到常熟作不速之客。我当然大为感动，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。他拄着拐杖，伴着老妻，连声说：“打扰，打

扰。”原来，他到周庄一游，突然想到常熟看一下铁琴铜剑楼。学生们只得奉陪这位近八十岁的老人，在不知我的电话号码的情况下，径直找到我的单位了。当晚安排好住宿，第二天清早，我就陪老先生来到古里镇，敲响了铁琴铜剑楼的大门。在旧式的两层书楼上，楼板有点轻微的晃动，我和他在一副旧裱的对联前停住了脚步。这是老先生在十余年前，为书楼题写的贺联。当年寄出题词后，他就没有来过此楼，而此联挂在书楼上，一晃却已经十多年了。此情此境，恍然梦游，老先生在楹联前徘徊，神情肃穆地说：“当年我为山东海源阁和常熟铁琴铜剑楼做了这副对联，现在终于来到了这里！”

在春日淡淡的阳光下，这副楹联更显北碑的气势，联曰：“江南常熟瞿家藏四部铜剑铁琴辉卷轴；山左聊城杨氏纳三坟海源高阁插牙签”。

余秋雨当年在四川题联：“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”，一种对山川地理的敬畏跃然纸上。王学仲的题联，却是对江南文脉的敬礼，是对文化守望者的敬重。

人生有缘，千里同风。我们从同一个渡口上船，书为媒，情义重，那飘扬的旗帜，就是人生的路标。这精神的路标，树立在高山之巅，瞭望着一代代文化的苦行僧和跋涉者。

四

人生百年，总会留下几许遗憾。1986年4月，金庸从北京开完政协协会，转道南京到常熟访问。行色匆匆，他只能在常熟逗留半天加一个晚上。我作为地方小报的记者去采访他，省外事办的官员给我20分钟的时间。事前，我拟了一个提纲，从金庸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涉及的常熟典故说起，又兼及钱谦益柳如是的轶闻。金庸是《大公报》记者出身，没有什么架子，我和他谈得很放松。

当我说起白茆红豆山庄遗迹仅存一棵红豆树时，老先生来了兴致，问，可有红豆结籽？我说不知道。因为红豆树长在芙蓉村庄里，对外也没有开放。老先生有点落寞，说，明天一早就要回香港了，否则可以去看一看。我沉默了。在当时的气候下，金庸要想改变行程，去看一棵已经湮没在民间四百余年的红豆树，也是难事。

一粒红豆，也会引发一个宏图大愿。陈寅恪抗战期间在昆明，从古董商手里觅得一粒红豆，说是从钱柳红豆山庄那棵树下采得的，顿时欣喜万分，于是历时二十年，撰写出了80万言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系统而具体地勾画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图卷。陈寅恪没有亲眼见到白茆那棵红豆树，但梦中却时时想见柳如是与钱谦益吟诗作画的风采。

今天，我们可以想象历史某个瞬间：晚明的凄风苦雨，清兵的金戈铁马已悄悄逼近江南了。离长江岸不足三十里的常熟白茆镇芙蓉村，有一个竹篱茅舍桃花柳岸的庄园，还有几分宁静几分闲逸。女主人是艳名四播的柳如是，她纤纤素手，每至黄昏，便点燃花厅四周明亮的烛光。红红的紫绡明角灯，透出一种坚定沉着和明媚艳丽的喜色，在乡野无边的黑暗中，跳荡着一点希望的星光。一入夜，像游魂野鬼一样无处安身的名士们，便一个个潜入这个有点衰败落寞的山庄。他们，有的是摇着乌篷小船顶着细雨斜风而来；有的是乘着青布小轿晃得头晕脑胀而来；更多的是踏着泥泞的田埂滑路而来，脚上的钉鞋和上身的蓑衣早就透湿透湿。他们都是钱谦益的朋友，他们之中有顾炎武、归庄、黄宗羲、瞿式耜，还有抗清名将郑成功。在这样一个远离政治中心和权力棋局的乡村里，一群晚明的精英文人，却在密谋与一个强大的虎视眈眈的清王朝作一番不自量力的较量。他们也清楚地知道，一个腐朽的残暴的明王朝早已烂得不可挽回了，清兵的入侵，仅仅是以一个朝气蓬勃的、杀人如麻的专制去取代一个病入膏肓、无力反抗的专制罢了。

于是，注定了这是一个慧心如梦童心暗淡的悲剧。果然不料，郑成功所率水师在进入长江口之后却错失良机，被清兵击溃，只得退守台湾。柳如是和夫君在红豆山庄“养死士、作内应”的计划全部付之东流，两人只能扼腕长叹。

历史的遗憾和残缺，本身就是一种壮美。谁能断定，所有的人生巧合都是偶然，年年岁岁的风风雨雨都是命定？

红豆树在常熟共有五棵，山庄的这棵最年长，是明代嘉靖年从云南移植于园中。据徐昂千《芙蓉庄红豆录》说，红豆树开花结实共有13次。第一次是1636年（明崇祯9年），第二次是1644年，第三次是1649年，第四次是1661年。上述四次开花时，钱谦益和柳如是都健在。离今天最近一次的开花期是在1932年。在清代的268年间共开花9次。红豆树开花的时间是不确定的，有时候竟长达50余年不开花。1661年红豆开花时，正值钱谦益八十岁生日，12年未开花的红豆树一夜间含苞吐艳，一时间贺喜的友朋名流聚满了山庄，正所谓“春满壶中留客醉，茶香座上待君来”。这是钱谦益作为东林党领袖避居乡村以来最后的丰采，可以说是生命的绝唱，也是人生旅途一抹绚丽的夕阳晚照。他兴奋异常，在胜流满堂的花厅里，奋笔书写了八首“看红豆花诗”的绝句，其中“红豆春深放几枝？花神作意洗妆迟。应知二十年渲染，只待催花数首诗。”最为著名。可惜，当年山庄花事虽盛，秋天却只收到一颗红豆。

红豆虽然只有一粒，人间却有一片红光。抗清义士把一丝希望寄给了旷野里的山庄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有人晨起而舞剑，剑气凛凛直指苍天碧海。有人披轻纱而步履匆匆，坚毅沉稳，含泪的微笑更动人，含情的箫声更迷人。山庄的黄昏，连着无数个不眠之夜。每一个怀着秘密使命的来访者，都得到柳如是悉心周到的安顿。钱谦益在书房在柳丛池塘，与朋友抵掌细谈，低低说悄悄话。抗清复明的指令从山庄一道道发出，一个个矫健灵活的身影神出鬼没。

长夜漫漫，长歌未央，一股森森然的优雅浩气，弥漫于庄头庄尾庄里庄外。那棵冠盖如荫的红豆树，隐身于临水的夜气里，它目睹了柳如是那略显苍白微微疲乏的脸色，那手执红灯送客上船的娇小身子。这一切，便成了历史年轮某一个时辰的亲切见证。

别了古里，别了山庄，你留下太多的才情与风情。我便收集了古人的遗韵，剪一片云锦送与你：

千古白茆塘，滔滔向东流。两岸山歌唤不住，几度夕阳红。

铁琴声声慢，铜剑夜夜鸣。桃花依旧笑春风，相思红豆中！